

你们身边有没有高级绿茶婊？

闺蜜一直是夜店小霸王，最近却突然戒了酒，原本紧致的身材也日渐圆润。

夜里，老公翻了个身，手搭在了我的小肚子上。

他这个下意识的动作，瞬间让我清醒了。

直觉告诉我，他们俩之间一定有问题。他要当爸爸了，而孩子的妈妈不是我。

-

那天是我跟闺蜜的固定聚会日，我喝了不少，最好的闺蜜大美却以吃了头孢为借口滴酒未沾。所以不够尽兴。

我们从威士忌 Bar 出来，正打算策划下一场去哪的时候，一辆熟悉的保时捷帕拉梅拉，停在了我的视野不远处。那个停车场上豪车云集，这辆帕拉梅拉在里面挺寒酸的，但它全银喷漆的车身和磨砂车衣让它很是扎眼。

「哟，那不是你给张贤的车吗？他来接你吗？」闺蜜声音有点大，我赶紧拉住她往帕拉梅拉的视野盲区退了退，驾驶座开了门，是俱乐部的挪车小弟。

那是我前年送给老公张贤的生日礼物，不是新买的，而是把我开腻了的车送给他而已。那时候张贤还是个有点骨气的穷大学生，面对这样一份豪礼自然是错愕震惊到不知如何是好，当场就拒绝了我的示好，搞得那时候的我有些下不来台。

如今，看着发型时髦的他穿着一身潮牌从俱乐部门口走出来，我只觉得讽刺和愤怒。愤怒还没消退，他身后就跟着下来一个衣着光鲜的网红脸女孩，惺惺作态小跑几步过去牵住张贤的手。两人一前一后上了驾驶和副驾驶座后扬长而去。

「好家伙，刺激啊。」大美在旁边冷笑，「吃你的穿你的花你的，用你的钱开了制片公司，最后还对你不忠，你就这么看着？」

「看啊，当然要看着，多好看的景儿啊！」我冷冷说道。

我不仅要看着他之前是怎么从一条狗变成了人，还要接着看他往后如何从人变回一条狗！

简单来说，张贤是我的学弟，小我三岁。

第三年大学同学的聚会上，一个要好的同班男闺蜜把他带去了我们的聚会，说张贤最近在他的剧组里帮忙，是个勤奋努力又好学聪明的孩子。

「毛毛，他那长相应该是你的菜，我可是特意把他带来的。」男闺蜜贱兮兮地凑到我身边邀功。

不用他说，在张贤跟着男闺蜜走进房间的一瞬间，我就看上他了。

浓眉大眼高鼻，皮肤透出健康的黝黑，发型简单利落，身高目测在 187 左右。五官虽然深邃，但还保留着未长开的稚嫩感，至少从外表方面，他就已经符合我的择偶标准了。只可惜了那身潮牌，一眼看去就是假货，不过穿在他身上倒有几分真货的味。

我远远站着观察他，目光锁定在他身上，他注意到我的视线，或许是由于过于赤裸，张贤脸上立刻露出不自在的神情，尬得手都不知该往哪放。

一顿饭下来，我只是淡淡地跟张贤搭话，倒是他，一面对我的疑问或回答就显得格外紧张，那样子实在是可爱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每一幕都是一记耳光，之前有多爱他，现在就有多恨他。

我一手打造起来的配偶，新婚不过三月，如今就选择这种拙劣且不加掩饰的方式背叛我，自然是激发起了我的破坏欲。

所有的沉没成本都变成我恨他的一注筹码，重重压在我的心上让我喘不过气。

「毛毛，你想怎么办？」在回家路上，大美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问我，「直接离婚？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？毕竟你们已经在一起快四年了……」

「给啊，为什么不给，他可能只是贪图一时新鲜。我不可能让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打水漂。」

不仅不能打水漂，我还要他连本带利地还回来。

大美听闻此言就不再多嘴，只是用余光瞟我。

闺蜜刘大美跟我有大概十多年的交情，但她是我身边唯一一个阶层中下的女性好友。长得好看却为人豪爽仗义执言，平时很照顾我，也常为我出谋划策打抱不平。我跟张贤结婚时，她反对得很厉害，总说他只是看中我的钱而非我这个人，怕我会受伤。

如今，倒还真被她说中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心里很是惆怅。

不过，有可能张贤只是图一时新鲜吧，我安慰自己，稍微靠近中上层一点的圈子都会有此等乱象，我曾经还天真地以为张贤能把持得住。

回到家已近凌晨，豪华的陪嫁别墅留了门厅的灯，车库里，那辆帕拉梅拉果然早已泊好。

「我叫阿姨给你煲了汤醒酒。」

刚进门，张贤就站在餐厅走廊叫我，手里还捧着一盅汤：「她一滴酒没喝，你倒好，把自己灌得挺醉。真是的，这么大人了还不会好好照顾自己。」

我站在原地没动：「你怎么知道我跟大美去喝酒了？司机跟你说的？」

张贤脸色如常：「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到你俩了。」

「什么？！」我心里一惊。

「从酒吧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你俩了啊，去哪也不知道跟我说一声，要是我是那种爱吃醋的老公.....」

「你.....」

张贤把汤放下，回身抱住我的肩膀把我让进餐厅。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那女的是一个投资方强行推给我的小演员。你也知道我这一行，那些小演员为了得到一个上镜机会是有多么豁得出去.....」

难道我真的错怪了他？

「毛毛，我怎么可能会对你不忠呢，你给了我这一切，我不可能不珍惜。」张贤见我不说话，蹲下身子，脸上一副小狗样的委屈神情。

我见他这样，还是没忍住叹了口气：「知道了，既然你先将我一军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」

「不是将你一军，而是我真的没有.....」

「我相信你。」我截断张贤的话尾，「该睡了。」

只是怀疑的种子一经埋下，只能由其生根发芽。

晚上躺在张贤身边，我始终睡不着，一闭眼就是他从酒吧出来的画面。说来可笑，到了我这个岁数，早就过了相信爱情的阶段，但一想到那个画面，心脏部位还是会抽痛。

凌晨三点，他已熟睡，我爬起来检查他的手机，手机里无论是电话、微信、短信、支付宝记录或旅行软件都干干净净，没有丝毫可疑的开销。我很少检查他的手机，毕竟张贤是个聪明人，就算背叛我也不会让我找到蛛丝马迹。

所以这次是我真的错怪他了？

我放下手机，翻了个身正对张贤的睡脸，就当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张贤翻了个身，手搭在了我的小肚子上。

这只是一个下意识，也是一个过于习惯性的动作，力度如此温柔自然，让即将入睡的我猛然清醒了过来。

——他要当爸爸了，而孩子的母亲不是我。

第二天，张贤早早起床去了公司开早会，走前还给我了早安吻。

我表现如常，接受着他「深情」的戏码。

在早餐桌上，我端了很久的咖啡，久久喝不下哪怕一口。

悲伤过后就是无尽的不甘与愤怒，而愤怒过后的冷静迫使我直面现实。

我花了四年打造张贤，把他从一个不谙世事甚至有些愤青的大学生，一步步打造成有财富傍身、底气十足的假贵族，就是为了给我爸找一个好女婿，让我的未来有个依靠。给他开制作公司也是希望他能在外不被人点着脊梁骨说吃软饭，可说事事为他着想。

结果婚后几个月，他就按捺不住出了轨这种被欺骗和被羞辱的感觉让我实在反胃。

恶心吗，恶心。

不是简单离个婚就能抵消掉的恶心。

——我要毁了张贤，让他从哪来的就回哪去，还要让他跌到更深的泥淖里。

我拿起手机，拨出一个电话。

几秒后，甚至我自己还没反应过来，电话就已经被接听。

「大白，你帮我找一下露露的联系方式，不用多问，我需要她帮我个小忙。」

露露勾引过我前男友，还险些成功。不过那时我们的感情已不稳定，在她得手前我就跟男友分了手，反过来说，我曾经差点被绿过。

但差点被绿和直接被绿的差别，可完全是不同量级的伤害。

而她跟我前男友相处三年后还是分了手，且被甩得简单粗暴、不加掩饰。谈恋爱可以，结婚，她却完全不是豪门首选。在豪门手腕面前，无论是温柔乡陷阱还是怀孕要挟的戏码，统统不灵。露露沉寂了两年，最近又开始在社交圈复出，当我几个月在别人那里看到她惊为天人的自拍时，完全想不到我会这么快就跟她有了联络。

她跟我约在工体的桐寿司店 Sushi Tong。

地方是她提的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她对我的「消费标准」还是只升不降，但这个时候，我完全不讨厌她的物欲，甚至只会感到冰冷的喜悦。

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有人提供钱，就有人提供服务；有人提供真情，却不一定会有人回赠感情。

露露摘下几乎能遮住半张脸的大墨镜，露出一张经过无穷雕琢以后，精致过头的脸。这是脸能让大部分女性嫉妒，更能让大部分男人垂涎。

「我知道你现在很缺钱，维持容貌青春需要钱，维持高标准生活需要钱，」我连寒暄都懒得寒暄就直切主题。「所以我想跟你做个交易。」

「是啊，我是很缺钱。毕竟我不像你有个好命，投了好胎。我的东西都需要我自己拼命努力才能得到，无论以什么方式。」露露说话直截了当，是我喜欢的风格。

「那好，我想请你去勾引我老公。」

露露诧异到极点，盯着我半天没有说话。我风平浪静地等着她回应，最后她说：「你就不怕我真的成功？」

我笑得很开心：「你当然会成功，越快越好。只不过你要听我的，至于成功后你俩想怎么样我都不管，你也会得到你应得的。」

露露「噗嗤」一声笑了出来：「你知道，我最擅长这个。」

那天我们聊了很多，我把张贤编排成了一个有家暴倾向且控制欲极强的可怕男人，让露露去勾引他只是为了拿到证据，在离婚时能让张贤净身出户，将公司完整地归还给我。

任务简单清晰，甚至没有更多解释的理由。

但我的目的，并不是这个。

几周过去，我一直按兵不动。

而张贤制片公司的第一个项目正在立项，他连轴转得像个陀螺，我几乎很难在家里见到他。他还经常找理由开走家里的宾利，看来老款帕拉梅拉很难钓到更高层级的绿茶了。

某次，张贤一反常态早早到家，开始对我嘘寒问暖，殷勤备至。直到最后，两人在卧室赤裸相对，张贤温柔地覆身上来时，我推开了他。

「我最近生理期一直。」

「亲爱的，我想买个新车。」张贤环抱着我，英俊的五官笼罩在壁灯的光晕下，看不清他的神态。「我毕竟有了公司，想有个能配得上自己事业的座驾.....」

「自己事业.....」我不由得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，差点笑出声，然后赶忙装作认真。「好，你想换什么车？」

「至少是迈巴赫级别以上，或者.....」

张贤后面的滔滔不绝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我只知道，让他「翻身」的时机到了。

第二天，我和张贤去了某个豪车品牌的 4S 店。我坐在休息区，没有一丝温度地看着张贤的兴奋劲，和一个刚刚走进来的，点亮了全场人目光的大美女。

露露摘下墨镜，状似无意地瞟了眼张贤。张贤的声音不自然地提高了几度：「你刚才说全款享受什么优惠来着？」语气在我听来更加可笑了。

露露在张贤看过的那台车旁转了几转，问了几个既不装逼又专业的问题——当然专业了，这都是我提前布置好的任务——然后向张贤笑了笑：「看来我们口味相近呢。」这个笑容和声音，连我一个女人看了都酥不止一分。张贤偷偷向我这边看，我悠然起身，前往洗手间，把舞台留给露露。

十分钟后我再回来，露露已经离开，张贤状若自然地跟销售人员交谈，一切都风平浪静。

唯留手机一条微信，是露露发来的截图，上面赫然显示着张贤的好友申请和打招呼内容。

「想坐我的新车去兜风吗？」

看着这张截图，我的嘴角泛出冷笑，心里却抽痛不已。

原来我爱的软饭男是这么容易上钩的男人，又是这么薄情的男人，怪我当初看走了眼，才会在他身上投入如此巨大的成本。

既然成本已沉没无法挽救，那这些年的利息，我要张贤全部加码偿还。

「你老公的新车够阔气的啊。」刘大美跟我见面的时候，带着完完全全的不满情绪。我知道她心疼我，埋怨我还在给张贤花钱，但殊不知，我以手头闲钱不充裕为由，让张贤用自己的钱付了车的首付，然后让他用公司名义办了贷款。并虚假承诺等理财到期，会一并帮他付清全款。

一心想带露露兜风的张贤过于急切，就就全盘接受了我的提议。

「张贤呢？又不在？」

我点了根女式香烟递给大美，大美皱眉偏头，还是气鼓鼓的。

我无奈，只好自己抽：「算啦，自己选的人，还是多给他些时间吧。」

「结了婚就是不一样，连脾气性格都被磨没了。」闺蜜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怜悯，顺手抢过香烟摀灭在烟灰缸里。

等待提车的一个多月，张贤一点都没闲着，用各种理由跟露露约会。

露露不愧是茶艺师鼻祖级人物，欲拒还迎和欲语还休被运用得又巧妙又温柔，迷得张贤神魂颠倒，甚至好几次差点在我这里露了馅。

他和露露的一切约会行踪，包括他私下说给露露那些肉麻恶心的话，都一条不落地汇聚到我这里。

「你老公平时是不是被你管疯了，」露露和我又一次见面时，她甚至都开始出言嘲讽。「他在我这哪像一个有家室的男人，更像一个情场小白。」

我一愣，露露的话倒更像是对我这些年来的一记耳光。

「不过，这一个月来，他每周二和每周六从不约我。」露露想了想又说。

周二和周六？

周二晚是我固定做瑜伽的日期，周六下午我和张贤会一起回父母家住一天。按理说周二是张贤最自由的日期，那为什么.....

张贤那只温柔覆盖在我小肚子上的手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。哪怕在睡梦中，也能准确找到位置，动作又如此轻柔。

露露看着我阴沉的脸，露出一个乖巧的笑容。

过段时间，露露就通过我的指示，缠着张贤让他周二带她去了一趟市里新开的水上乐园。任凭露露白皙香艳的比基尼肉体在眼前晃动，张贤竟然都有些心不在焉。

时间一近三点，张贤就借口公司有事，催着露露一起离开。

我赶到露露发来的定位时，张贤刚把她放下。我让出租车司机一直跟踪张贤的豪车，来到一家市里有名的私立妇产医院。

透过车窗，我看着全副武装的张贤陪着一个眼熟的身影走进了医院。

我坐在车里，浑身颤抖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

那个女人扭头片刻，我便认出了她，正是陪在我身边多年的好闺蜜——大美！

这个背叛比我想得还要剧烈，以至于我一时半会很难缓过来。这么些时日，我竟然一直被身边人蒙在鼓里。

平日嗜酒的闺蜜那日是如何滴酒不沾；回到家里，张贤又是怎样反将我一军；以及那日被摀灭的香烟.....一幕幕就像暗扣，严丝合缝地统统对上。

出租车司机看向我的眼神充满探询，在他出言相劝的前一刻，我还是恢复了冷静。

许是这一个月获取的信息量太大，受到的冲击也太剧烈，大脑在即将爆炸的一刻间骤然收缩。所有的诅咒、痛骂、以及想杀人的仇恨，猛然间荡然无存，唯留一个念头——

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。

我把露露叫到家里时，她有些震惊。但当她穿过别墅前门的小花园时，看着她眼里的光，我就知道我还有些胜算。

「你喜欢这样的房子吗？」我给她倒了上好的茶。

「不是吧毛毛姐，你叫我来就是为了显摆你投了个好胎吗？」露露越这么说，我反而越高兴。「况且张贤经常给我显摆家里的照片，好像真是他自己买的一样。」

「我只想告诉你，这个家里你看中的任何一样东西都可以直接拿走。只不过你要让张贤付出同等代价，也就是说，我希望你签到他的公司里做他的艺人，并且跟他高调地出双入对，让人们捕风捉影。」

露露果真拿起客厅里的摆件把玩：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你给我钱和未来，我自然能让你得到与价码相称的东西。」

聪明如露露，从不做亏本买卖。

「我对你的唯一硬性要求只有一个，就是做好避孕措施。」

露露听到这句话眼神忽然黯淡下去。

「我不会再让孩子玷污我的身体。」露露紧咬着牙，之前那段以胎相逼嫁入豪门的经历带给她的摧残显然比我想得更深，「更何况，我堕过三次胎，现在已经很难再孕了……」

我睁大了眼，一切疑问都得到了顺理成章的解答。

过了没几天，张贤就和露露签下了一纸协议，将她收为自己公司的女艺人。围绕她做了一系列定位精准的策划，为她租下了离公司很近的奢装大平层，且直接将她定为第一部项目的女三号。

临时更角的决定是张贤擅自定下的，在投资人例会上，他举着一沓写满了策划方案的 A4 纸，慷慨激昂地单方面宣布了这件事。

所有人都被他的操作惊呆了，但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张贤哪听得进别人一个字，哪怕在面对某些投资人的撤资威胁时也硬着头皮维护露露。

「我会用自己的资金填补额外支出，相信我，她会为我们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！」

一个在外面慷慨陈词，一个在奢装大平层里对镜摆拍，真是天造地设。

虽然是刚起步的影视制作公司，但张贤还是养了些公众号，露露的惊人美貌和夸张的营销成果很快取得了成效，各平台粉丝也在肉眼可见地上涨。有些小公众号也不甘示弱，捕风捉影地开扒起露露背后的「金主」。

张贤还是嫩了点，尽管有意回避大众，但架不住露露给我通风报信，更架不住我将各种信息透露给八卦记者。

至此，张贤和露露腻在一起的时间比我预想到的还要多。就连每周二陪同刘大美产检的日期也被张贤经常性忽略了。

过两天，「许久未见」的刘大美终于又来找我喝下午茶。我热情地招呼她，她却心不在焉，简直把心事重重四个字写在了脸上。

那天她穿了条宽松的裙子，身显孕相，一脸疲倦的样子。我心里冷笑，但脸上一切如常。她一直在我耳边有意无意提起张贤签下的那个露露，并让我提防她。

「要是每个小女艺人我都要提防，那我得多累啊。」我轻松地打断她的喋喋不休。

刘大美讶然于我的气度：「你之前看他从酒吧出来可不是这个反应。」

我摇摇头：「我们误会都解开了，倒是你，最近神色怎么这么差？感觉人也浮肿了许多。要多锻炼呀，我们在院里打会儿羽毛球怎么样？」

刘大美一怔，很勉强地一笑，手不自然地放在小腹位置又赶紧挪开：「天儿太热了，还是吹会儿凉风更舒服。」

我没接茬，虽然很想将手里滚烫的热茶泼到她脸上，但我还是忍住了。

我会让他们付出比皮肉之痛更大的代价，一如我此刻体会到的剜骨之痛。

一周后，张贤第一次担当制作人的影片项目将要召开开机前的记者发布会。

在发布会前一天，我跟露露约在老地方，我把准备好的东西交到露露手里时，同时给了她一张银行卡，并展示了手机里转账记录。一个任何人看了都会心动的数额，整整齐齐躺在短信界面。露露笑得开怀。

她打开纸袋向里看了一眼，然后合上，像没看到任何东西似的平静。

「我要加价。」

「好，」我笑了，「在这条转账的基础上，再给你追加同样的价格。」

露露惊异于我的痛快。

「.....他真的值这么多钱？」

我想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，不免笑了：「值得啊，相比于我损失的感情和金钱来说，这点价格不算什么。」

露露若有所思地看了我很久，没有说话。

「放心，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我不会傻到让你出事从而牵连自己。」

几秒后，露露微微一笑，拿起纸袋和银行卡，离开了餐厅。

我发了几分钟的呆，拿起手机给刘大美拨去了电话。

「亲爱的，明天你陪我一起去张贤的发布会现场吧，我们去捉奸。」

第二天的发布会隆重得超出我想象，现场去了很多有名的媒体记者。

张贤为这场发布会筹谋许久，若胜，他就能成为一个拥有「独立事业」的男人了，所以他不能不造势。

我跟刘大美在后台休息室见面的时候，她已经完全盖不住孕相，一脸怒发冲冠的样子。

「毛毛，你老公果然跟那个小贱人搞在一起了吧！我今天一定要撕碎他们！」她显然比我想象的还要生气，很好。

我故作震怒：「对，一定要当场让他们好看！你在这守着他们，我去交代一下前场的人。」

监控室里，只有一个上岁数的保安守着。

我给他看了自己的工作牌，客客气气地给了他一条烟，就让他高高兴兴地出门吞云吐雾了。趁此机会，我插上拷贝用硬盘。倒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只不过想记录精彩的一瞬又一顺罢了。

前场，工作人员将几瓶矿泉水摆在了参与发布会的主创人员面前，露露微笑着点头致意，然后顺理成章地将手里的矿泉水瓶

挪到了张贤面前，张贤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完全没注意露露的举动。

面对项目发布会上众多媒体的长枪短炮，张贤丝毫不乱，沉着冷静的发言倒也像那么回事。可是他表现得越优秀，就显得我越一败涂地。

在记者提问的空隙，张贤终于拿起矿泉水瓶喝了几大口，然后放回原处。

而发布会的后场休息室里，刘大美正气急败坏、咬牙切齿地走来走去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似乎在对空气咒骂。

我看着这两个屏幕拼凑而成的荒谬画面，一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头皮就兴奋得一阵阵发麻。

十分钟后，张贤忽然变得心不在焉，身体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地扭动着。

又过了五分钟，他松了松领口的领带，抓起矿泉水一饮而尽。

然而情况只会愈加糟糕，他只会越喝越渴，越喝越欲火难耐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张贤东摇西晃地站起来向后台走去，其他人还在礼貌回应着记者，投资人看着张贤奇怪的模样有些茫然，但也没敢叫住他。

张贤走进后台休息室，气愤的大美冲向他，两人交锋几句，张贤的身形就开始逼向大美，大美被张贤单手控制住推向化妆台。大美挣扎了几下，但完全抵不过一个发情男人的力气。

当我看着张贤像条野狗一样压在大美身上律动，而我的好闺蜜前期还捂着嘴不让自己叫出声时，心里有一瞬的不忍。然而一想到他们对我的残忍，善良在此刻就变成了最无用的东西。

随着药效发作，张贤已经彻底变成了禽兽。

值班的保安回到监控室，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，他呆了至少十秒，第一反应竟然是掏出手机录像。

「他他他他们.....我该报警吗？！」

监控里，大美的表情已经痛苦不堪，有黑色的液体顺着她的双腿流下，像条死鱼一样顺着化妆桌向下滑。过了几秒，她还是承受不住，眼泪随着哭喊一起爆发了出来。

这声音宛若惊雷，在另一个画面的媒体记者面前炸开，所有人面面相觑，环视四方寻找声音来源。露露的第一反应却是看向室内监控。

她嘲弄的眼神穿过摄像头，直直射入屏幕前我的心脏，一阵短暂的真空将我笼罩。

我关掉摄屏，拔下U盘，转身离开监控室，向即将化身地狱的现场走去。

当我来到后台时，露露已经不知所踪，我知道她已经拿着我提前准备好的护照和机票，前往机场准备出境。

而剩下其他所有人，都已乱做一锅粥。

嘈杂、惊呼、呼喊、闪光灯和快门的按键声，夹杂着张贤像狗吠一样撕心裂肺的求饶声。这一切都浇筑成洪水般的快感将我淹没。

我拨开人群，向赤裸着下身跪在地上的张贤，和那摊触目惊心的血泊走去。

刘大美脸色惨白，晕倒在血泊中央，有人围在她身边为她做急救，有人在打 120，有人吓得捂住眼睛，但有多人，为这一刻按下快门，拍下照片，做着忠诚的记录者。

张贤模样过于丑陋，身上沾着孕妇流产后腥臭的血，像刚吸了毒的毒虫瘾发一样哆嗦着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显然受了巨大的刺激。

他猛然抬头，看到出现在他面前的我，就像从晴天霹雳里恢复过来一样，脸上的神色变了几千变，忽然大喊一声向我扑了过来。

我以为他会攻击我，本能地向后退，却被他一下抱住。

「老婆救我，救我啊！！！」

往日意气风发，英俊挺拔的他，众目睽睽下，彻底沦为街头垃圾了。

我像个贤妻一样抚摸着他的头，凑近他的耳边，声音极致温柔：

「张贤，你怎么不去死呢。」

第二天，张贤的丑闻不止登上了娱乐版，还登上了社会版头条。

花边小报和公众号更是将张贤如何欺骗富家少女，如何出轨，又如何兽性大发强奸孕妇的故事写得精彩纷呈，天花乱坠。很多细节的渲染力度不禁让我这个当事人都拍案叫绝。

警察调查了很久事情经过，他们从张贤体内检出一定量的违禁药品成分，但再顺藤摸瓜，也只能查出矿泉水是露露放到他面前的。

但露露，已经在欧洲某座不知名小岛度她的假，钓她的新鱼了。

线索就此断掉，但张贤，已经背上了永远洗刷不掉的罪行。

当我再次见到张贤时，已经是隔着看守所的一道窗了。

我把离婚协议从玻璃窗下推到他面前。胡子拉碴、老了十多岁的张贤低着头，目光呆滞，既不看我也不看协议。

「毛毛，我对不起你。」

「我始终不明白。」我看着他，「人为什么会愚蠢成你这样。」

说完这句话，我拿走协议，戴上墨镜，离开了监狱。

紧接着，我提着果篮和补品去看我那刚被情夫亲手流产的好闺蜜。

我在门口见她躺在病床上，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，木讷的样子跟张贤如出一辙。

我踏进病房门的一刻，她好似活了过来，射过来的目光满含仇恨。

仇恨！我又不何尝仇恨他们！

「你一定很好奇我为什么会这样做。」

「我之前是很好奇，」我把补品整整齐齐放在她床头，然后温柔柔地回答。「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，你们的人生从此与我无关，我为什么要好奇陌生人的事。」

「也对，天生富家女，想要什么东西都轻而易举，肯定不会对我们这种必须拼命才能立足的下层人有一丝关注。我爱张贤，你根本配不上他！他是个能独立的人，你却用金钱把他收买！」她眼泪流出来，在我看来只是肮脏的灰尘。「你会遭报应的，不是这次，还有下次。」

「你能爱上一个被金钱收买的男人，却还幻想真正的爱情？」我简直笑得合不拢嘴，站起来，把手放在她的小腹位置，「刚小产完，不要动气，还是好好补补吧。」

刘大美几乎从床上弹下去，我一把攥住她，虚弱的闺蜜哪还有力气与我挣扎，只能听着我一字一顿告诉她：「否则哪还有力气为看守所里的张贤再生一个呢？」

刘大美哭喊了起来，想撕咬我，闻声赶来的护士和医生匆匆跑来，分开了我俩。

我走出病房，手机微信弹出提示。

露露给我发来一张漂亮的风景照，看起来甚是风光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